

理机制的制约。詹姆士满足于探索、搜集、描述和关联心理状态，而洛采则总试图把这些看作是深层次原因的作用的结果，认为它们共同构成灵魂。洛采的所有思想证实了他对统一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渴望，这再次导致他实际上消除了那些界限，而这些界限在詹姆士看来是科学心理学的主要壁垒。此处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，詹姆士回避作为一元论唯心主义者的洛采，尊重作为经验主义心理学家的洛采。

## 四

洛采对詹姆士心理学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对情绪的描述。詹姆士—郎格理论的实质、对末梢区域神经活动的强调、身心关系的共振理论以及否认存在一个独立的情绪脑中枢，所有这些典型的詹姆士式观点，已在洛采描述的《医学心理学》(1852)中或多或少的思辨基础上实现了。詹姆士思想的不同之处只在于，他对其理论的呈现更加坚决，形式更加彻底。通过研读威廉·詹姆士图书馆里的关于洛采的文本就很容易发现，两种阐释具有相同之处绝非偶然，而且，在这种关联中，詹姆士非常依赖洛采。

詹姆士认为，一种情绪中真正情绪性的要素，在于对给定认知内容做出身体反应的感觉。任何这样的内容都将“激起身体上变化……如此无限多且微妙，以至于整个有机体会被称为回响板，无论意识的每个变化是多么的微弱，都会产生回荡。”<sup>①</sup>对这一回荡的觉知，使得情绪被视为是适当的；因此，奔腾涌来的神经流是情绪的真正生理基础。这些神经流“窜动在脑皮层的许多角落里，像原初对象一般被感知，被结合于意识之中，并将其从一个简单被理解的对象转变为情绪上被感觉的对象。”<sup>②</sup>无需援引新原则，也无需为情绪而假定单独大脑中枢或独特的“心灵材质”。

这与洛采对感觉和情绪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描述相类似。因此，詹姆士称：“我们的思想和倾向因我们斜倚或站立而有所不同；身体处于受拘束而狭小的空间，磨灭了我们的勇气；很难以自在而慵懒的姿态抱有一份崇敬；愤怒会随着身体的休息而平息；这只拂去了人们忧愁的手，消解了它所表达的烦忧。这种影响的限度很难确定，但无可置疑的是，它的范围很广……令人愉悦的成分中安宁的享受并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快乐；因为，在这更活跃、更自由的呼吸、加速的心跳以及肌肉舒缓的伸缩中，我们感觉自己被举起来，飘飘然了……”<sup>③</sup>

为了使思想变得更明晰，洛采创建了一个对上述观点的推设——身体反应的共振设想。因此，“……中枢器官微弱的振动，总与观念的心理活动相伴，不是作为心理活动的原因，而是作为其影响的效果。实际上是一种发生于物质基础上的共振，它由这个灵魂的活动引起，它加强了观念的生动性。”<sup>④</sup>

在生理学上，这种共振所诉诸的机制与詹姆士所设想的一模一样，即，中枢器官或多或少地受到机械般的刺激，而且各种内脏和肌肉会做出反应，这些一同传回到中枢器官，与原初认知相结合，形成复杂的心理模式——这就是情绪。而且，正如詹姆士在文本中写到的那样，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为情绪设定独立的大脑中枢，同时，这一过程倾向于强调末梢区域神

<sup>①</sup> William James, *Principle of Psychology II*, New York: Henry Holt, 1890, p. 450.

<sup>②</sup> William James, *Principle of Psychology II*, New York: Henry Holt, 1890, p. 474.

<sup>③</sup> Rudolf Hermann Lotze, *Medizinische psychologie*, Leipzig: Weidmann'sche Buchhandlung, 1852, p. 518.

<sup>④</sup> Rudolf Hermann Lotze, *Medizinische psychologie*, Leipzig: Weidmann'sche Buchhandlung, 1852, p. 474.